

房屋建筑的
以居住从最原始的
居及起步的美观，
野莽·主编
进化的过程，也相当于人类的吃饭和穿衣

建筑文化名家随笔

建筑文化名家随笔

中国作家谈建筑

『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尼采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五子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笔走广厦：中国作家谈建筑 / 野莽主编. — 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6.11

(建筑文化名家随笔系列丛书)

ISBN 7-80227-050-2

I. 笔... II. 野... III. 建筑学—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183 号

笔走广厦

——中国作家谈建筑

野 莽 · 主编

出版发行：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6 号

邮 编：100044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正大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11.75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一次

定 价：28.00 元

网上书店：www.ecool100.com

本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386906

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一套中国作家谈建材建筑的书，这是一个高明的主意。因为它既符合职业规范，不能判它为“违章建筑”，同时打开来看，里面又不仅仅是钢筋和水泥，它还有很多隐形的软材料，深深地埋藏在建筑物的底层，这都是值得谈一谈的，又最好是以随笔这种适意的方式。《说文解字》解释“建”字，乃是“立朝聿也”，“聿”就是拿笔书写文章，笔在纸上忙乎着行走了一阵，一篇朝纲就写出来了，证明此字最初不是指盖房子，而是指创立国家的制度，这跟千百年后才出现的洋词“上层建筑”，意思居然是差不多的。“筑”字的古体，脚下应该还有一个“木”，是说以竹子和木头做建筑的原材料，使建筑物达到巩固，《释名·释言语》中解释“筑”，也正是“坚实称也”。从造字上看，我们的古人是很忠厚的，把物体的结实耐用放在首位，不像现在一些骗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用外表的豪华和气派吸引业主，人一住进去，墙上就裂开一道一道的口子。

上个世纪中叶的汉字改革，把“筑”字脚下的“木”给抽走了，使它混用于一种有五根丝弦的古老乐器，也就是高渐离偷偷在里面灌满了铅，弹着弹着就向秦嬴政一下子抡去，妄想把暴君打死的那个“筑”。目前，即便是在中国民间音乐会上，也极难见到这种乐器了，有人再要不晓得高渐离是燕国的乐师，就会怀疑此君是用一种建筑材料，诸如无缝钢管之类的硬东西去刺杀秦始皇，那东西抡起来要比乐器利索得多，力度也更大一些。倘若是这样，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或许就会改写。不过若是那样，双目失明的高渐离手里拖着一根明晃晃的钢管，肯定也进不去咸阳市了。

房屋建筑的功用从最原始的居住起步，由唯一的坚实到兼及一定的美观，以至于到现在大量作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和观念的标志，其进化的过程，也相当于人类的吃饭和穿衣。吃的原本目的是为了饱肚子活命，后来才有了四菜一汤，有了满汉全席，有

了彭祖和易牙一类的烹调大师，讲究色香味型。而穿的初衷也只是想跟猴子拉开距离，不许把屁股和生殖器露在外面，腰上有一条树叶裙也就行了，其次才是冬天的御寒。至于找几个细长细长的服装模特儿，在T型台上扭来扭去，那是很多年后出现的景观。令人大开眼界的是，在最近的一次世界服装模特儿大赛中，恰恰有多位把屁股露在外面的小姐，伊们白白地扭了半天，最终荣获冠军的还是一套稍微看得过去的服装。虽然如此，关于衣服的“革命”是早已经开始的，它们正高举着创新的旗帜，对衣为蔽体的本意进行反叛。一切观念都在变化，想必建筑也是这样，我怀疑总有一天，传统的辞书会被《魔鬼辞典》一类的出版物所取代。

在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主要是写人打架，找不出多少关于建筑的文字，只有那些巍峨而巩固的城墙，在兵士们礮木擂石和乱箭的防守之下，很难被对方的云梯攻破。也不要认为《红楼梦》里的建筑写得最好，林妹妹刚到她的舅舅家时，看到的几间房子也只是“雕梁画栋”，古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贾宝玉的魂魄跟着秦可卿一道去游太虚幻境，到了一处，仍不过是“朱栏玉砌”。倒是在第十七回里，大观园建筑好了以后，贾政带着宝贝儿子转了一圈儿，见到一个建筑物，叫他给取一个名字，曹雪芹才趁着这个机会大做文章。但也是八分的风景，两分的建筑本身。不过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学问又的确是居住环境，即便现在城市的地皮这么珍稀，楼盘这么昂贵，有人还在追求所谓的依山傍水，树绿草青，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中国的阴阳先生，或者又叫风水学家，把盖房子和埋人的学问渲染得淋漓尽致，科学道理并不是一点儿没有，问题是不该把什么都往龙脉上扯，动不动就是中状元，动不动就是当宰相，动不动……其实住宅的周边环境好了，空气清新，阳光充足，小河里的水哗啦啦地流个不停，清早起来屋后的泡桐树上还有一只喜鹊在叫，年轻人坐在屋里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心情特别愉快，精力格外集中，一日三餐的饭菜中没有化肥和农药的污染，屋子里也没有甲醛的味道，因此身体又非常健康，结果一进考场就名列前茅。若干年后，大学或者硕博研究生毕业，宰相不幸相以后再说，至少“铁饭碗”总是搞到手了吧？当然这似乎是前些年的好事，现在国家不包分配了，但是成绩突出的还是优先就业。

建筑写得最多的，那得数《西游记》，孙悟空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按下云头，把一只毛乎乎的右手罩在他的火眼金睛上面，这时候作者就忍不住要运用夹叙夹议的艺术手

法，说声好去处，怎见得，有诗为证，然后下面就来一段排比对偶的词赋之类。只可惜那地方要么是天府，要么是龙宫，那些闪闪发光的建筑材料，跟我们的钢筋水泥和无缝钢管是不搭界的。吴承恩以对天府和龙宫的辉煌描写，来实现他理想中的建筑风格，而自己丢了县丞以后，却住在一间破房子里，吭哧吭哧地写他的妖魔鬼怪。

倒是在中国的民间传说里，有不少的人事都涉及到了建筑，譬如鲁班，跟人打赌，一个晚上就能建起一座大桥，非常结实，时至今日还雄伟地屹立在祖国的某个景点。然而也有反建筑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蛇娘娘跟许仙在西子湖畔谈恋爱，被多管闲事的法海老禅师镇压在雷峰塔下，直到十八年后，他们的儿子中了状元，前来祭母，白娘子才得以从塔下出来，母子二人抱头大哭。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雷峰塔莫名其妙地倒掉了，愤怒的鲁迅先生一连写了两篇文章，痛骂那些拆砖以保平安的迷信的乡下人，以及“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此外还有一条万里长城，也是被孟姜女哭倒的，原因是她那当农民工的丈夫范喜良，死后埋在了长城下面。中国的老百姓同情弱势群体，上述两位都是妇女，又都是为了伟大的爱情，因此管她是蛇精也罢，也管她是破坏国防工事也罢，什么原则都不要了，长城该倒，塔也该倒。并非它们用了劣质的建材，施工粗糙，即所谓的“豆腐渣工程”，而是它们扼杀了爱，违背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审美。

比北方长城更早的长城，是楚长城，建筑这道长城的原材料，用今日建材市场推销员的话说，绝对的绿色环保，因为它的主材是从山上开采的石料，土窑里烧制的石灰，辅材是糯米，北方人称江米，蒸熟后捣成黏体，长在阴坡的老猕猴桃藤子捶出的涎水，几种东西结合在一起，不仅坚如钢铁，而且对长年守卫长城的战士的身体，也没有放射性。《左传》记载，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出兵伐楚，楚成王派大将屈完领兵拒之，齐桓公请屈完参观他的盟军大营，屈完说，我们楚国，楚长城就是我们的城墙，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任你再多的军队，管个屁用！原文是这样的：“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也。’”于是齐桓公跟管仲商量了一下，就退兵了。

这道长城从春秋修到战国，东拒强齐，西抗恶秦，最终齐国倒是没有打过国境线，却被秦国给摧毁了。因此我可爱的家乡郢阳一带，后来就成了一片朝秦暮楚的土地，一会儿秦国抢过去，一会儿楚国夺回来，再后来索性长城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截遗址。秦

始皇修万里长城，继承和发展了楚成王的军事思想，然而没有学会后者的工艺，只会用砖头石块以及范喜良们的尸体硬垒。不过这又是一件好事，倘若也用糯米来捣，全国哪有那么多的糯米？老百姓正月十五还吃不吃糍粑，五月初五还吃不吃粽子了？

用糯米做建筑原材料，还有一个建筑学家未曾想到的妙处。从前有一个老地主，用糯米捣出糍粑，糍粑晒成干砖，在山上造了一幢别墅。老地主死后，小地主好吃懒做，嫖赌逍遥，家里田产卖光，成了一个贫农。有一天他拄着一根棍子出去讨饭，人家告诉他说，回去把你家的墙砖撬一块下来，在锅里一煮，就能吃了。地主变成的贫农回去一试，果不其然，味道跟糍粑一样，从此就不再讨饭了，每天在家吃一块砖。久而久之，这座神奇的房子逐渐成了比萨斜塔，终于轰的一声，估计坐吃山崩这一个词儿，有可能是从这里来的。二十世纪中叶，有幸居住在秦楚交界地带的饥民，听说这个故事之后，便背着挖掘，迈开筷子粗的两条细腿，踉踉跄跄，晕晕倒倒，摇摇晃晃，朝着楚长城的遗址奔去，从飞机上看，就像是来了一支秦国的军队。干什么呢？挖两千多年前楚国人民埋下的糯米，以渡过据说属于自然灾害的时期。边挖边想，那时的人，才真的叫做深挖洞，广积粮。

梁思成是热爱古典建筑的，所以当北京的古城墙被下令拆除的时候，据说他抱着墙砖号啕大哭。而对于新的建筑，他将它视同为音乐和绘画的艺术，认为“只有重复而无变化，作品就必然单调枯燥；只有变化而无重复，就容易陷于散漫零乱。”另一个中国人贝聿铭则不一样，生长在姑苏城贝氏园林狮子林的贝家少爷，着迷的却是上海十三层楼的大饭店，此后他对现代主义的终生信仰和商业性的世界观，使他“已经上升到这种观念的最高成就”（保罗·戈尔登伯格语），成为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和背叛者菲利普·约翰的长期对手。从法国的密特朗总统选用他负责整修卢浮宫，他又用“令人痛苦”（攻击者语）的三角形去给美国设计国家艺术馆的情况来看，中国还出比洋人还洋的洋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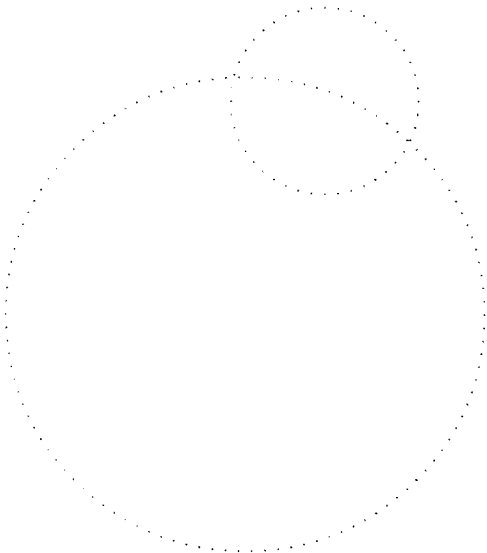
当代城市建筑最恐怖的事件，是地方官以权力指挥着建筑师，动用国库，挥金如土，在城市竖起一幢幢号称中西合璧的土洋房，住不能住，看不好看。某些时候由于酒后没有选对位置，去年建了，今年炸掉，明年再建，小朋友玩儿积木似的兴致勃勃。老百姓一边难过得呲牙咧嘴，一边还得缴税。本世纪初的有一天晚上，我偶尔打开电视，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武汉长江大堤边上一排刚刚建筑完毕的，名字叫做“望江花园”的雄伟大楼被炸倒了，经调查，那件事跟本·拉登没有关系，是我们的政府

下令炸的。然而在当初的开工典礼上，响彻云霄的锣鼓军号声中，也是我们的政府挥动的那面三角旗。”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尼采这话本来是说建筑的权力，此时却变成了权力的建筑。

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字当中，唯有中国的文字跟建筑贴近，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幢建筑，形状各异，风格也各异。它的基本建材是若干个字根，按照各自的意思垒成一个整体，诱使着人们猜谜一样进行解读。这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就跟谈论建筑一样。

最后，出版社要我补充一句话说，本书各位作家的建筑美文因写于不同时期，文中描述的建筑物均不代表目前的景观，数据资料时态等亦或与今日有别，从保护作品的原始风貌计，编者对此一律未加修改。

2006年3月勿于听风楼



野莽，1953年10月出生，湖北竹溪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银行、文化馆、文联、作协、出版社等单位任职和写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已著有各类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纸厦》、《荒诞斯人》、《王先生》、《陈谷新香》、《行色仓皇》、《云飞雨散》、《禁宫画像》，中短篇小说集《乌山故事》、《乌山人物》、《乌山景色》、《野人国》、《世上只有我背时》、《黑梦》、《京都人兽》、《窥视》、《死去活来》、《独乳》、《不能没有你》、《人活一世》，散文随笔集《听风试语》等二十余部，获奖十余次。大量作品被选入国内各种选刊选本，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散文曾被日本东京大学选为中国语教材，在法国出版有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父亲》、《红米》、《找打》、《赔人》等。此外，主编有大型丛书《中国文学宝库》、《中国当代精品文库》、《中国作家档案书系》等。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写作。

目录

建 筑 文 化 与 城 市 社 会 的 关 系

CONTENTS

刘心武 / 水泥与玻璃	2
漫话水泥	3
漫话玻璃	5
李敬泽 / 建筑物语	9
数学家的城	8
阿房宫：一大烂尾楼也	10
建筑的愚人节	12
玻璃洋葱	13
相当于甲虫	14
大剧院：一只风筝	15
大地上的标记	16
邱华栋 / 北京新节点	20
中关村西区	21
大学区与科学城	22
社区与节点	24
三个建筑师下的蛋	26
CBD：中央商务区	29
金融街	31
博物馆：民族文化记忆的储藏室	33
长安街：中华第一街	35
枢纽航空港	37
方方 / 依山傍水的大学	40

目录

CONTENTS

聂鑫森 / 触摸不尽的古建筑	54
阕炮台屹立如虎	55
堡与碉堡	57
坚固的石室	58
半边街	60
神秘的瓷窑	61
古运河溯源	63
园林中不可缺少的风景：假山	65
雪洞	67
双阙百余尺	68
凿池引水	69
喷泉之咏	71
窖：地下贮藏室	72
花架	74
阿成 / 哈尔滨的建筑及其他	76
中西建筑	77
城市的广场	80
城市的树	82
丁香之城	85
刘元举 / 对建筑与城市的感受	88
尊严组合的城市	89
情感延伸到物体	91
意大利古镇	94
叙述的公式	99
风格与耐性	101
布景道具的威尼斯	103
对斗拱的诠释	112

目录

CONTENTS

李元洛 / 洛阳的建筑与诗	114
香山月	118
金谷园	121
上阳宫	124
天津桥	127
马力 / 凝眸古建筑	130
在卢宅，与木石对话	131
走进蔡氏家宅，阅读沧桑	134
溯古鸡鸣驿	139
走进平遥的街巷	141
黄鹤楼上，看白云悠悠	144
登岳阳楼，拍栏而歌	146
天心阁，坐望万户人家	147
洛阳桥，跨越时光之河	149
五里桥，明漪间飘下一缕梵音	151
贾平凹 / 河西小品与南北笔记	154
梦城	155
柳园	156
延川城	157
张良庙记	158
太阳城	159
守砚地	160
灵渠	161
未名湖	162
冯骥才 / 时光倒流一千年	164

建筑文化名家随笔

笔度

中国作家谈建筑

野莽·主编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作者简介

刘心武,1942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引起轰动,走上文坛。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长篇小说代表作有《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1985年发表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1986~1987年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1999年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出“红学”的“秦学”分支。1995年后开始尝试建筑评论,1998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2004年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材质之美》。作品多次获奖,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项;长篇小说《四牌楼》还曾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至2005年初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计已逾130种。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法、日、英、德、俄、意、韩、瑞典、捷克、希伯来等文字发表、出版。

水泥与玻璃

漫话水泥

那天偶然看几眼电视上的古装剧，大概是在某新建的古典式园林里拍的外景，一看就觉得假，那些桥栏廊栅分明是水泥制造的，剧里的男女主角跑到一个小丘上的攒尖顶的亭子里去卿卿我我，那亭子也让我看出来全用水泥构件建造，不禁更啧啧叹假。

我当然懂得，现在不少仿古建筑大量采用钢筋水泥材料，是为了节约木材。以木料为建筑物的主体结构，这种建材选择到上世纪70年代仍是中国造屋时的主流，尤其是在农村。但是，由于过度地砍伐，我们的木材资源很快就呈现出负增长的局面，不得不慎用木材。中国的传统建筑以木材为框架以砖为墙以瓦覆顶，由于砖瓦要耗费大量农土，也渐渐成为需要另寻新材替代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水泥，或者说混凝土，当然就成为大普及的惯见建材。

水泥这东西，据说原是意大利火山积淀的白榴灰，与石灰和水混合而形成的一种建材，罗马万神庙建造时就使用上了。真正接近现代工艺的水泥是在18世纪出现的，英国埃迪斯通灯塔即用这种水泥建成。到19世纪，英国人福斯特和法国人埃纳比克先后获得专利，准确地说，是将水泥改进后与钢筋结合形成混凝土构件的专利，那以后西方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耸起。

水泥，或者说混凝土，是西方工业革命的象征物之一，也是西方城市建筑的最基本材料，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了发展经济，水泥的生产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当时一位著名作家革拉特珂夫，把新政权下工人们为生产水泥付出艰辛劳动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鲁迅先生迅速地将其推荐给中国读者，这部小说当时被译为《士敏

土》，“土敏土”就是水泥的音译（又有译为“水门汀”的），由此可见水泥也成为了新生活的一种象征。到我们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以后，水泥用量大增，城市里的新建筑不用说了，这种建材在农村的推广也很迅猛，许多先富起来的农村所盖起的民居，造型上西化，用料上也是混凝土、塑钢和玻璃成了主角。水泥似乎也就成为了“现代化”的一种无可争议的象征。水泥虽然有许多的优点，但从审美角度上来说，却又常不被人待见，只有趣味前卫的业主才会允许建筑物裸露出水泥本色，也只有最大胆的设计师才敢于拿出不使用石材或玻璃幕墙等覆盖物的“素面朝天”的水泥立面的建筑设计方案。现在一般商品房时兴卖“毛坯房”，水泥面被称为“毛坯”，业主购房后，总要花不菲的代价把整个房屋的水泥裸面完全掩饰。我家曾有好几年地上不铺地板地砖地毯，就直接使用水泥地面，竟被某些人讥为“抠门儿”或理解为“怪癖”。

但最大的麻烦是：水泥对于我们中国传统建筑而言，是个十足的“外来户”（所以俗称“洋灰”），并且很难从审美上融化进我们的传统式建筑中。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以及山西或黄山脚下、周庄、丽江等处的那些传统建筑群落？其实关键的一点，就是“无水泥”。当然有的这类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水泥的踪迹，作为修补材料已有玷污感，倘若是用之建造出些“旅游设施”，虽然外形上尽

可能地想与周遭传统建筑协调，却多半是因为非传统建材露出的“马脚”，仍令人感到在与古朴的传统相龃龉、相扞格。

我建议，倘若找不到木材与砖瓦，就不要贸然用水泥去“仿古”，水泥的秉性决定了它很难产生真正木料与土瓦等传统建材的质感韵味。



那么，难道就不能让水泥起到一种中西合璧的良性作用么？我认为是能够的，只是我觉得我们的新建筑要么在用水泥建造纯属西方风格的东西，要么在用水泥凑合着仿古，而很少从合理使用建材的角度上，去探索让水泥在中西合璧中发挥优势的路数。其实，从上世纪以来，像南京中山陵及国民政府建筑群，北京协和医院老楼，中央民族学院（现在叫民族大学）首建的楼群，以及北京1959年建起的“十大建筑”，都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与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让水泥成为我们的真爱。

漫话玻璃

荣国府的贾母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但对南海将军邬家送给她的寿礼——一架玻璃屏风，仍很看重，嘱咐凤姐儿要特别给她留下。《红楼梦》里这类体现玻璃贵重的描写颇多，林黛玉初进荣国府，就看见正房里把一个玻璃大碗和一个青铜祭器郑重地作为宝物对称陈列，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怡红院里的那架带机关充当门扇的大玻璃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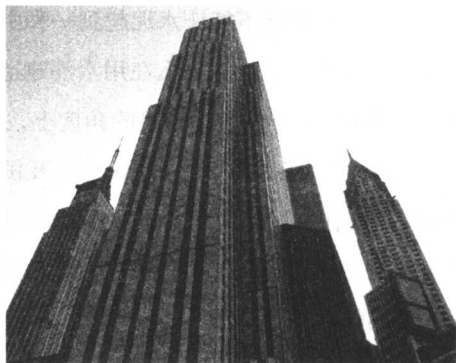
读了《红楼梦》，就知道玻璃这东西在清朝盛期已经进入了皇家贵族的生活。到清末民初，玻璃开始普及到一般市民家庭。

玻璃与水泥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外面传来的物品。据说埃及人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已经能熔制玻璃，后来传入西亚两河流域，在罗马帝国阶段已相当流行，大体而言，沿着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瓷器与西方的钟表玻璃相互传流。但玻璃与水泥又很不一样。我在《漫话水泥》一文里指出，作为建筑材料的水泥，与中国传统建筑在风格上很难达到和谐，但玻璃这东西不管是作为建筑中的门窗材料，还是作为室内外的装饰品，以及作为实用器皿，都很容易跟中国的传统建筑与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相融合。

当然，玻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清代以前的玻璃，多指以石英为主体的矿物熔制而成的透明物，现代玻璃则多属硅酸盐化工制品，而种类又极繁多，还有由透明的有

机高分子材料制成的有机玻璃，等等。玻璃在我们眼下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光学玻璃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族群，甚至与我们时有肌肤之亲。这里暂且只讨论一下作为建筑材料的玻璃。

玻璃在建筑中最初是专司门窗透光的任务。在欧洲游览，少不了进教堂参观，每当走进有着高穹顶的教堂内庭，耳边是管风琴如诉如泣的轰鸣，日光透过大扇的彩



色镶嵌玻璃窗斜射进来，使自己沐浴在神秘的光影中，那时就会铭心刻骨地意识到，自己本土的传统文化与那西方基督教文化，实在差异太大！尽管我并不会皈依那西方教堂所体现的宗教，但我却不得不承认那建筑，特别是那硕大的玫瑰花形或长尖拱形的彩色玻璃窗，给予了我极大的审美愉悦。

玻璃门窗使传统屋宇的采光方式大大改进，并且也增进了保温作用，而玻璃镶嵌方式的变化，以及彩色玻璃的使用，又使建筑物增加了新的装饰功能。

中国传统建筑在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将门窗玻璃化，一般都不令人觉得别扭。我对一些古典传统建筑在翻修中滥用水泥，常觉痛心疾首。但对许多古典园林的房屋亭榭在不改动原有门窗样式的前提下，安装上玻璃，却总是心平气和。

但从上世纪起，随着玻璃工艺的不断提升，它在建筑中逐渐从配角演变成主角，它们不再满足于充当门窗的材料，而是大摇大摆地去取代建筑的主体结构。这风气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便劲扫神州。最突出的，就是到处耸起玻璃幕墙的楼房。由疼爱，到溺爱，发展到滥爱，玻璃就像是人类没教育好的顽劣子弟，开始到处惹麻烦。

目前最大的麻烦就是城市的玻璃光污染。响晴日，阳光射到高楼的玻璃幕墙上，那墙面成了巨大的反光镜，照得马路和人行道上的司机行人睁不开眼，有的玻璃幕墙使用的材料平整度很差，反映出的图像已令人不快，更衍射出混乱的光影，从生理到心理上都让人难以承受。这已经成为许多地方的一种“公害”。